

序

一位德国旅游作家曾对我说,访问一个以前从未去过的国家或地区,若停留一星期,可以写一本书;若停留一个月,可以写一篇文章;若停留一年,可能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此话听来有点调侃意味,但细细辨来,其中涵意颇可玩味。他强调了“新鲜感”对于撰写旅游文章极为重要。此类文章的撰写动力,以及立意、选材等,无不受新鲜感的驱动和影响。本来嘛,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放眼望去皆新奇,似乎什么都可写。可是时间一长,新鲜感渐渐淡化,当你发现自己对于当地事物如同本地人一样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不以为然的时候,便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我在旅游界服务多年,有机会访问国内外不少地方。每次出访短则10天半个月,长则一月有余。每每初到一地,无论作为旅游工作者或作为普通旅游者,总会程度不同地感受到某种新鲜感在内心涌动而使我兴奋不已,于是产生想要将它记录下来的冲动。

有时,在出访的归途中,在飞行数小时或十多小时的长途班机上,为将这些天刚刚获得的鲜活印象及时记录下来,在别人打盹、小酌或观看机上电影的时候,我伏在座前小几上奋笔疾书,往往飞机将要进入北京空港时,我的一篇文章便也脱稿了。

有时,出访归来,有旅尘甫定或未定之际,便铺纸运笔。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在出访期间所捕捉到的新鲜感,好像是暂时抓握

在我手掌之中的一只极其活跃、正在奋力挣扎的小鸟，若稍一松手，它便会立即离我飞逝而去。

在经常性的出访中，我养成了三个习惯：一是写日记，每天即使活动到很晚，活动得很累，回到下榻的酒店客房，一定坚持写完日记再就寝；二是拍照片，办完公务，在正式场合之外，常常换上休闲服，背上相机，独自穿行于异国他乡的街头巷尾，摄取我感觉新鲜的种种事物；三是购买旅游纪念品，在形形色色的众多纪念品中，用心挑选最富有当地独特内涵的挂件或摆件带回家来。

有了日记、照片和旅游纪念品这三件东西，不少当时无法及时撰写成文的印象，仍可作较长时间的“储存”和“保鲜”。即使事隔多时，只要翻看日记，并对照照片和纪念品，那时的生动情景便历历在目。有时，几页日记略作文字修饰，即可成文。照片则能使思路清晰，能为某些细节作校正或补充。而一件旅游纪念品往往会唤起一段经历的回忆，引发出一篇文章。

特别需要提起的是，当时新闻界朋友们的频频约稿，对我的写稿是有力的推动和催促。有时，在启程之前，便接到电话预约；有时，已归来许久，忽有友人前来盛情索稿；有的报刊长期寄赠给我免费阅读，或聘我为特约撰稿人。如此这般，都令我不敢懈怠。于是，陆陆续续写出了这些游记式的叙事纪实文稿，有的还随游而发一点议论。十多年中，累积发表了 200 余篇，散见于《中国旅游报》、《新民晚报》、《文汇报》、《旅游》、《旅游天地》、《中国旅游车船杂志》、《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华东版）、《科学与生活》等报刊。今从中筛选百余篇而成此集。

收入此集的文稿，成文时间先后十多年，正值 20 世纪末尾，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文中述及柏林墙被推倒的前后、日本新老天皇的更迭、苏联解体前的克林姆林宫钟声等。在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波澜壮阔，文中述及跨世纪三峡工程截流前的人与景、为建大型的二滩水电站而即将沉入水底的县城等。如今，所有这些都已事过境迁，当时随意写就的游记文章成了一段历史记录。

文中所插照片,国外部分大多是作者所摄,国外少数和国内大部是我在国家旅游局的老同事周振邦、刘亚湖两位先生的作品;书的封面是书籍装帧专家马湘丽女士精心设计;苏文良先生尽心尽力地承担了统编全书的任务。我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 者

1998 年春在北京

目 录

序

假作真时真亦假——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	(1)
海德公园的露天画市	(5)
演说者之角	(7)
访莎士比亚故居	(9)
温莎寻古	(13)
万里求索	(16)
访雨果故居	(18)
法国小城人家	(20)
夜宿塔布夫妻店	(22)
维纪市长	(24)
一场意想不到的演出	(26)
日耳曼人新印象	(29)
访马克思故居	(31)
海德堡的启示	(34)
在汉堡过春节	(36)
我穿过了柏林墙	(38)
我买了一块柏林墙	(40)
珍惜和平的不来梅	(42)
孩子们游乐的天堂——访联邦德国的一家旅游专业户	(46)
国际旅游界的“奥林匹克”——记第 19 届西柏林旅游交易会	(49)
卢森堡一日	(52)
初识“四无”城	(54)
滑铁卢的沉思	(56)
马德里漫步——西班牙纪游之一	(60)
古城托莱多	(63)

阵亡谷和皇家寺院——西班牙之行剪影·····	(67)
别开生面的烹饪展览·····	(69)
“旅游王国”走马观花记——西班牙旅游业久盛不衰探秘·····	(73)
今年是“西班牙热”·····	(77)
阿姆斯特丹一瞥·····	(81)
平民首相·····	(85)
踏雪史凯森·····	(87)
在克里姆林宫听钟声·····	(89)
多瑙河畔春来早·····	(91)
酒窖里的烛光酒会·····	(93)
旅游饭店的重要补充——访布达佩斯一家旅游专业户·····	(97)
在华沙过复活节·····	(99)
肖邦故居的窗外·····	(101)
通往西部之门·····	(103)
“阿——罗——哈——!”·····	(106)
美加边境人家·····	(108)
温哥华世界博览会“十日谈”·····	(112)
“世界在运动,世界在接触”·····	(112)
回顾多于展望·····	(113)
电影·幻灯·镜子·音响·····	(115)
通讯卫星和长城砖·····	(116)
中国旅游“船”·····	(117)
世界美食大会串·····	(119)
滞销的纪念品·····	(120)
不拘一格的演出·····	(122)
更加迪斯尼化·····	(123)
温哥华旅游热刚刚开始·····	(125)
澳毛就产在这里·····	(127)
黑天鹅的家乡——黑色天鹅更显珍贵 城中荒地耐人寻味·····	(129)
姨妈和她的狗·····	(132)
姨妈的悲伤·····	(134)
不知卡拉 OK 的新西兰人·····	(136)

咖啡加油条	(138)
彬彬有礼的新加坡人	(140)
圣陶沙启示录	(142)
日本人的服务观	(147)
晚上去哪里	(149)
初尝东洋大碗茶	(151)
天皇正病重	(155)
日本筑波国际科技博览会见闻	(157)
筑波的新电视新电影	(163)
曼谷尝鲜	(168)
畸形的帕塔亚	(170)
“鸟笼”不夜天	(174)
马来西亚之旅(十日谈)	(177)
春节,换一种过法	(177)
吉隆坡的双庆节	(179)
斗大的“88”门牌	(181)
彻底放松的兰卡威	(183)
初尝榴莲	(184)
马六甲之夜	(186)
云顶山上试博彩	(188)
旅游旅游“旅”为先	(189)
导游赖小姐	(191)
期待下一回	(193)
香港回归话旅游	(195)
在西安过“世界旅游日”	(197)
孔子故里行	(199)
夜光杯 紫砂壶	(201)
参观加参与	(203)
悠悠吴文化	(205)
这里尚未污染	(207)
苏州——园林之城	(210)

苏州就是苏州	(213)
寒山钟声到日本	(215)
月光下的网师园	(218)
大昭寺前	(220)
乍浦路尝“新”记	(223)
上海“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探访记	(227)
攀枝花人的旅游观	(230)
将被淹没的县城	(232)
贵州千里行车记	(234)
在苗寨做客	(238)
重访鼓浪屿	(240)
海口的魅力	(243)
唐山与珀思	(245)
《长江三峡画卷》序	(247)
踏勘长城新游区	(249)
泰然自若的三峡人	(252)
三国遗址游记	(254)
《看东方》上海采风——记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靳羽西	(257)
朝鲜旅游局局长在上海	(260)
新加坡人眼中的上海	(262)
十五分钟游泰晤士河的启发	(264)
《末代皇帝》引发的“旅游波”	(266)
陈香梅访京琐记	(268)
九寨沟随想	(271)
贵州旅游偶拾	(277)
评价上海人的差异	(281)
失衡	(283)



难以分辨的真人与蜡人

假作真时真亦假

——伦敦杜莎夫人蜡像馆

从位于伦敦市中心白克大街的蜡像馆出来，忽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似乎伦敦的街头也到处有“蜡像”。你看，那位坐在咖啡馆门口凝神看报的老头；这位伫立在人行道上等待绿灯准备过马路的老太太；还有，那一对纹丝不动地依偎在一起的青年伴侣……不都是“蜡像”吗？可是——他们的眼珠转动了，头部向着正出神欣赏着他们的我转过来了，四肢、身体也活动了……原来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真人！我自己也不禁哑然失笑了。

这不是我个人独有的幻觉，与我一起参观蜡像馆的几位同伴，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有同样的感觉。为什么？因为蜡像馆的蜡像实在太逼真了，逼真得给人造成一个概念：原来世上的“人”不全是真的！

蜡像馆里再现了许多历史事件。1483 年被叔父、国王理查德三世谋杀的两位少年王子，死前被幽禁于伦敦塔，他们互相偎靠在床头，两双眼睛充满忧郁和略带恐惧的眼神，令人同情和怜悯。

在一张装饰着华丽盖顶的软床上，躺着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芭莉夫人。这位绝代佳人闭目酣眠的睡姿仍然那么迷人，诱人的胸脯正一起一伏地呼吸着。

蜡像使很多历史名人永生。拿破仑、林肯、丘吉尔、甘地、莎士比亚、狄更斯、安徒生、毕加索等，这些离开人世已经数十至数百年的人物，在这里仍然“活”着。丘吉尔两手捏着胸前衣襟，噘着嘴，瞪着眼，又想对谁发脾气。毕加索手指夹着烟卷，双手交叠搭在椅背上坐着，那流露出探求和思索的目光，好似正在专心鉴赏自己刚完成的一幅作品，看看哪些地方还需要再润色。

好莱坞老牌影星亨弗莱·鲍嘉穿着他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那身白色礼服，右手持烟，左手插在衣袋里，微俯头，紧闭嘴，那双深沉有神的眼睛凝视前方，溢出不满的神情。

当代红极一时的歌星米歇尔·杰克逊，一头髻发，黝黑的面庞，并不像一般歌星那样故作夸张的表情，而是平静且自然地正在施展他的歌喉（有录音机的音带配合）。他高举戴着金属编织的手套张开的右手、身着同样用金属织成的坎肩，在转动着的彩灯照射下，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这些蜡像无论横看竖看、远看近看，都看不出作假的痕迹。我戴上老花眼镜，将眼睛凑到“他们”的鼻尖，不由得相信“他们”的头发、眉毛、胡子都是自然长出来的；皮肤上的皱纹、粉刺，甚至毛孔，都清晰可信；虽然不准触摸，却似乎仍能感到“他们”的皮肤温暖而有弹性，而且和我们一样也在正常呼吸。

最令人叫绝的是那位斜靠在观众休息椅上的中年妇女。她参观得累了，微闭着眼，头倚着椅背，拿着蜡像馆说明书的手垂搁着，多雨的伦敦街道使她的鞋袜上留下点点泥星，一把雨伞斜靠在腿边。我怕打扰她休息，走过她身边时放轻了脚步。旁边有人说“这可是假的”，我和同伴不信，回过身去围着她仔细察看，但怎么看也看不出什么破绽，又怕她醒过来看到我们这些人这样看她太失礼，这时一位不知国籍的观众，好像是了解底细的内行，他对我们这些如堕烟云的初访客微微一笑，当着我们面不太礼貌地推了“她”一下。喔——真是一具蜡像！

蜡像馆是以它的创始人杜莎夫人命名的。德国血统的玛莉·杜莎 1761 年生于法国。6 岁开始随爱好并擅长蜡像艺术的德国医生柯梯斯学习蜡像制作。1770 年柯梯斯首次举办蜡像展览获得成功。玛莉 17 岁时制作了栩栩如生的伏尔泰蜡像引起人们的注意。19 岁被选任路易十六的妹妹的家庭艺术教师。她在凡尔赛宫住了 9 年，直到 1789 年法国革命使她回到柯梯斯那里。1794 年柯梯斯病故，将遗产留给玛莉。1795 年她与工程师杜莎结婚。1802 年杜莎夫人迁至英国定居，此后 33 年间在英国所有主要城市巡回展览她的蜡像作品。1835 年，74 岁的杜莎夫人已不堪奔波，于是在伦敦的白克大街建立了蜡像馆。1850 年她逝世后，蜡像馆由她的子孙继承。1889 年蜡像馆被公家接收，杜莎夫人的曾孙约翰任经理和主任工艺师。1925 年伦敦大火将蜡像馆烧毁。3 年后又全部恢复，重新开张的当天有 24 000 名观众前来祝贺和参观。1967 年杜莎夫人的第五代孙勃纳特死后，虽然她的家族再无后嗣，然而她的蜡像艺术已后继有人。

杜莎夫人蜡像馆的蜡像逼真程度已被誉为世界第一。它制作技艺精湛，头发、须眉都是用真人毛发一根根植上去的。我见过的香港宁城蜡像，确实无法与之相比。我参观过的加拿大维多利亚蜡像馆也很逼真，但比之这里，略逊一筹。当然，这里也并非完美无缺。那位坐着的“邓小平同志”看来就不像，是件失败的作品。

蜡像馆最后部分表现各种死刑和谋杀的恐怖场面,不过是刺激人们的感官,降低了格调。

许多名人为表示赞许和支持蜡像馆为他(她)们制作蜡像,寄来自己的日常衣物和用品。如美国总统里根寄来了领带,《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作品的女作家克里斯蒂送来了衣服,还有不少影星、歌星、球星寄来了帽子、手套、眼睫毛等。著名影星海琪考克打来电报:“鲜活的真人向她的复制品致意,祝‘她’幸运!”

在伦敦的那段日子里,欣赏作为艺术品的蜡像是一种享受;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真真假假、难以捉摸的角色,却令人不愉快了。

照片提问谜底:左边胸前挂名卡的是真人,右边是蜡像。

《旅游》1987年第2期

海德公园的露天画市

案头新添一座非洲粗犷、原始风格的木雕，它与我从欧美亚澳一些国家带回的纪念品迥然不同。一尺来高的非洲土著武士雕像，右手执盾，左手持剑，双眼深凹，嘴唇和鼻子一样突出，夸张的大耳垂挂着耳环。刀法简单、粗糙，但很有韵味。

这是我上月在伦敦海德公园星期日露天画市，从一位长着络腮胡子的肯尼亚黑人艺术家那里买来的。这件艺术品可能会不时唤起我对那个画市的回忆。

每逢星期日，沿海德公园北边墙外，就会出现约1公里长的画市。一二百个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各式各样的画就挂在公园作为围墙的铁栅栏上。风格各异的油画、水彩画、粉画、炭画，表现了英国各地城乡的风光名胜，静物和人物。人物画有显露人体自然美的裸体画，有反映英伦三岛风土人情的风俗画。作品中有的清雅，有的粗俗，良莠相杂。

有一种油画，重涂浓抹，油彩重重叠叠，形成有立体感的“浮雕”画。还有“沙画”，画面很简单，中间一个太阳，上面云层里有细微的沙末缓缓飘洒而下，下面的积沙渐渐堆成山脉形状。沙尽，将画倒转180°，细沙重新流洒，云山易位，山变成云，云变成山。这是按漏沙计时器的原理构思的，虽新颖，但格调不高。再有一种用钟表的齿轮、发条、油丝、指针、表盘等零件拼组成的“画”，画面表现伦敦塔、塔桥、大本钟、西敏寺大教堂等名胜，以及老式汽车、自行车、古代武士等，也给人以新鲜感。此外是少数的木雕和各种金属雕，雕刻成人物和各类动物。

这些艺术品的作者有老头、老太太，也有中青年；其中多为欧

洲人,少数是亚、非人。他们大多并不守在自己摊边,而是冷冷地倚靠着一旁的树木,或坐在停放路边自己运送作品的汽车里,任人去品赏他的作品。看不到主动兜售或强行推销的现象。若有人流露出购买的意向时,他们才上前答话。每件作品都标明价格,一英镑至一百多英镑不等。如顾客还了一个不能接受的价格,摊主一言不发,默默退回原位,似乎不屑于同顾客讨价还价。这恐怕是艺术家与商人的差异之点。他们的作品可以任意拍照。我几次举起相机时,他们都躲开了。一位约 60 岁的矮老头画家正在为一位棕发碧眼的女郎画像。脸部画得很细腻,尤其是双眼富有生气,而散发、衣饰只是寥寥数笔,略加勾划,主次非常分明。这是一幅粉笔画,以棕色为基调。画纸本身就是淡棕色,除眼睛稍加蓝色外,脸颊、头发、轮廓都是浅、中、深棕相间。画成后,画像既像本人,又比本人更为动人。被画者和她的男友付了 10 英镑润笔费,卷起画,满意而去。

不知这个画市是否出过成名的艺术家,我觉得它和我见过的巴黎圣心教堂后面的蒙巴特高地画市、新奥尔良的杰克逊广场画市一样,都能给城市增添艺术气氛。

中国画风格独特,品种繁多,为世界所推崇。但在国内,只在高级宾馆、友谊商店和某些人士的家里才能见到,而向一般市民开放的画店极少。能不能让那些艺术品走出殿堂,直接面向公众呢?北京、上海公园不少,何时也能出现类似的画市呢?

《新民晚报》1987 年 2 月 25 日第 6 版

演说者之角

40 多年前我刚进中学时，就听说英国伦敦有一个海德公园，公园里任何人都可以站在肥皂箱上自由发表演说。那时身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觉得这种资本主义的“民主”还是很新鲜的。

去年底我访问伦敦，住处恰好紧邻海德公园，于是沉在记忆底层的“肥皂箱上的民主”重又泛起。据了解，只有星期天才有人去那儿演说。

终于，我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办完了事再次来到“演说者之角”。老远就看见一堆堆人群。每堆人群多约三四十，少则十几人，约有七八堆。演说者站在铝合金制的半截梯子上，或站在两三个叠在一起的可口可乐的塑料箱上。

我一堆一堆听过去，听到他们的演说内容分别有对里根对外政策的评论、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宗教信仰问题、家庭内部人际关系、性解放问题等。这些演说家煞有介事，滔滔不绝，有的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做着夸张的大幅度的手势。听者男女老少皆有，大多漫不经心，似听非听；也有少数仰头凝视演说者，却淡漠无表情。忽然，人群里有人与演说者展开辩论，同样脸红脖子粗，吹胡子瞪眼，把手指戳向对方鼻子。彼此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毫不相让。听众只见他们互相吼叫，听不清他们吼些什么。旁边有个老头说话了：“你们快结束吧，我还要去希思罗机场赶飞机呢！”即时引起一阵哄笑，骑在父亲脖子上的小听众露出了不知所措的表情。

我注意到四周不少人，也是在这堆听一会，再去那堆听一听，就像走在街上随意瞄瞄商店橱窗那样，并不在心。听腻了，光顾一

下旁边的零食摊或冰淇淋小车,然后散去。

这与我多年来的想像相去甚远。不知原来就是这样还是历史的演变,目前我所看到的这个“角”,与其说是“自由论坛,民主象征”,不如说只是伦敦市民周末的一个免费消遣的去处(公园不要门票)。一些导游小册子已将它列为国内外旅游者的一个参观游览项目,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并不精彩的项目。

英国朋友告诉我,历来英国各界的领袖人物和中坚分子,大多出身于牛津、剑桥;海德公园的肥皂箱虽也历史悠久,小有名气,却未听说过过什么大人物。

《新民晚报》1987年9月14日第6版



访莎士比亚故居

出伦敦往西 180 公里有个小镇,因 400 多年前诞生过一位世界文化名人而光辉灿烂起来。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万游客,至此瞻仰他的出生地,缅怀他给人类带来的文化享受和对人生思考的启迪。这就是莎士比亚的故居所在地斯特拉特福(stratfor)。

如今我所见到的斯特拉特福已是一座幽美的小城市。城边一湾河水,点缀着古朴的小桥和稀疏的树木。引人注目的是河畔高耸的纪念柱顶上的莎氏青铜坐像,数百年来他一直以如此依恋的目光俯视着家乡的土地。

有意思的是在他的铜像近处四角下方,有四座莎剧人物的塑像,神态逼真,耐人寻味。垂头沉思中的哈姆雷特托额皱眉满腹心

事，一副踌躇、迟疑的模样。《亨利四世》中那位乐观、庸俗、幽默的福尔斯塔夫，则鼓起大肚子，展露着那逗人开颜的笑容，正比划着手势同你说笑。

市区很小，没有高楼，多是2层的房屋。有些街上小商店鳞次栉比，出售旅游纪念品和快餐饮料。旅游业带来的些许现代繁荣，并未冲淡它固有的古老风貌。

进入亨利街，不用介绍就可猜出哪座房子是莎氏的故居，因为这座16世纪的老房在四周的建筑群中特别显眼。带阁楼的两层楼房，木结构的房屋框架敞露在外，斜坡的瓦顶，泥土原色的外墙，凸出墙外的窗户和门廊。建筑工艺粗糙，所用木料有些并不平整，却别有一番“古董”的韵味。

这座房子是莎氏的父亲约翰·莎士比亚购置的产业。老莎士比亚原是离此3英里外一个小村庄的青年农民，来到这镇上学手艺，成为专做软皮手套的工匠，娶了望族支系的后裔玛丽·阿登为妻。他买下了两座连一起的两层楼房，一半做住宅，一半做手工作坊。

莎士比亚于1564年诞生在楼上他母亲的卧室里。他在镇上小学毕业后，进本地的拉丁文法学校读书，之后又在本地中学教书。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斯特拉特福。后来他去了伦敦，在那里度过了他辉煌的戏剧创作生涯，精致地展示了人间的笑与泪、喜与悲。1611年他回故乡居住，逐渐退出了戏剧活动。5年后，他52岁，在当地的纽普莱斯逝世。

参观故居的入口在它隔壁的“莎士比亚中心”。这是一幢讲究采光设计的现代展馆式房屋。里面用图片、文字、雕塑介绍莎氏生平和他各个时期的著名作品。最吸引观众的是几组同真人一样大小的蜡像，展现了《第十二夜》《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皆大欢喜》里的主要人物。面对这些栩栩如生的蜡像，不由得令人想起那一个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进入故居，就不像“中心”那么明亮和宽敞了。这幢古老房屋，